

张 钟 吴 张 马 莫 萧 彭 胡 赵 刘 陈 俞 马 马 邓 老
亚 月 光 先 迅 西 功 志 品 定 宏 康 可 庆 勇 超 鬼
泽 月 文 云 奋 西 秦 翔 选 华 海 衡 平 芳 勇 超 鬼

家族往事

老 鬼
马 勇
萧 功 秦
俞 可 平
等 著

家族往事

老 鬼
马 勇
萧 秦
俞 平
等 著

Copyright © 2017 by Life Bookstore Publishing Co.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家族往事 / 老鬼等著. — 北京 :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,

2017.9

ISBN 978-7-80768-196-0

I . ①家… II . ①老… III . ①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78905 号

图书策划 翟德芳 罗少强

责任编辑 郝建良

装帧设计 罗洪

责任印制 常宇强

出版发行 **生活书店** 出版有限公司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1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印张 10.75

字 数 206 千字 图 63 幅

印 数 0.001—8.000 册

定 价 38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-64052612; 邮购查询: 010-84010542)

序

雷颐

雷颐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，著名历史学者。著有《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》《走向革命：细说晚清七十年》《历史：何以至此》《被延误的现代化》《历史的裂缝》《历史的进退》等书。

准确地说，这本书记述的是“家庭史”，而不是传统社会那种几世同堂、十几甚至几十口共同生活的“家族史”。这本身，就说明了传统社会已经解体，社会结构已经“焕然一新”甚至“换了人间”，以小家庭或曰核心家庭（nuclear family）为主了。因此，本序中因行文需要“家族史”与“家庭史”通用。

现在，“家庭”可说是所有社会中最广泛、最基本的功能单位，所以有人将家庭比喻为社会的细胞。对家庭史的研究，是了解、理解历史最重要的门径之一。如果说传统史学也有“世家”，注意到了“家”与“人”的关系，但“世家”关注、记述的毕竟是少而又少的王侯们的家世，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家史，则少有记录甚至不被记录，因此无法进入“历史”。新史学与传统史学最重要的突破、最本质的不同，并非方法的突破与不同，而是视角、立场的根本不同。新史学的视角，聚焦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大众，认为构成社会主体的平

民的历史而不是精英的历史，才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。家庭是社会的细胞，正是这千百万普普通通的细胞，构成了社会。家庭历史是个人史与社会史交汇，是家庭成员的个人史，又是成员之间的关系史，更是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史。透过家庭史，可以看到社会结构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，社会变迁中哪些发生了变化，哪些仍固定不变。各种体制、机制如何互动，是互相补充还是互相斗争？如“家族”在漫长的历史中为个人提供了基本的保障，为何在20世纪初年，对“家族”对个人的束缚、压抑的激烈批判，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共鸣？“大家族”为何不可避免地变为“小家庭”？研究普通人的历史，研究社会的历史，不能不研究许许多多的家庭史。

近年来，“家庭史”成为历史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。因为家庭史研究必然是跨学科、多学科研究。如经济史研究，家庭的经济状况，家庭如何获取生存资源，家庭收入与成员之间如何分配；如法律史研究，家庭遗产是如何继承、分配的，邻里利益纠纷是如何调解、判决的；如性别关系，父亲、母亲的角色与地位，家中兄弟与姊妹的关系与地位；如社会关系，家人与亲戚的关系，与邻里的关系，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家庭的关系，等等。家庭史研究，与跨文化研究也关系密切。如一个家庭嵌入异质文化社区的生存状态，不同省籍尤其是生活方式差异较大的南方人与北方人、东部与西部彼此通婚的家庭，不同族群、不同宗教信仰者彼此通婚组成的家庭是如何协调文化差异、

宗教信仰问题的，全球化时代跨国婚姻越来越多，这种家庭的“文化跨度”更大。研究这些家庭史，既需要跨文化的方法，同时，又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生动、鲜活的样本。家庭史研究，与政治更有密切关系，如政治对家庭的影响、渗透甚至直接干预，家庭又是如何应对政治的变化的，甚至如何应对政治较为极端的表现如动乱、战争。

在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伦理、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，家庭体系、系统会发生或慢或快的变化。家庭史研究，自然反映出这些因素的变化。

家庭史研究史料丰富，档案、家谱族谱、日记、通信、账单、日常用品、房屋格局与家庭成员居住分配、家具式样与摆设、回忆、访谈、口述……总之，家中的一切，都是史料。不必说，个人撰写的家庭史，当然更加重要。

《家族往事》一书源于网上发起的网友写家族史的活动，现将发表的17篇家史结集出版，为家族史研究的大厦增添了厚厚一砖。这17个家庭，天南地北，背景非常不同。所记述的历史时段，有交叉，又有不同。有的记述是家庭一两位长辈的经历，有的记述的是全家的历史。这些原本不相同不相干的家庭、人物，相聚在这个平台上，经过读者的阅读、接受，形成读者与这17篇文本之间的对话，更形成了这些文本之间的对话。

家庭最主要最基本的功能是为“家人”提供食物与住所，使其免

于冻馁。在“非常时期”，这种功能更加重要。刘宏海《母亲叙说的往事》细致生动地记述了母亲那一家子在抗日战争时期颠沛流离几千里，在人生地不熟的境况中一家人如何绝处逢生解决“食宿”及如何分配食宿的经历。马勇生长在贫穷的皖北农村，他的《一位乡村读书人的生命历程》有一小段，细述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体制内外、家庭内部食品的分配情况。吴光文《父亲在1958年》记述自己家庭是如何度过“那个年代”，其实也是对特殊年代食品的特殊分配制度做了细致入微的回忆。多数文章，都或多或少、或详或略地谈到了“民以食为天”的生存问题，这些生动细节，正是许多档案、报告等官方文献所缺乏的。

20世纪的中国是大动荡年代。在这巨变不止的年代，政治对家庭的影响、冲击格外强烈。这17个家庭，“家庭出身”非常不一样，有的是“老革命”，有的是“国军”，有的是“劳模”，有的是“右派”，有的是工人，有的是农民。在中国的“大时代”背景下，都无法逃避“政治”。这些家庭的背景非常不同，恰恰构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的缩影。

老托尔斯泰有句名言：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却是各有各的不幸。”其实，细细说来，幸福的家庭也不完全相似。这17个家庭的历史，幸与不幸都不相似，将其放置在历史脉络中阅读、考查，呈现出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。

目 录

序 雷颐 / 1

我的父亲 老鬼 / 001

复兴路抗战旧事 邓超 / 035

一位乡村读书人的生命历程 马勇 / 053

纪念家族抗日空军战士 马庆芳 / 071

花山村的农民 俞可平 / 097

祖父陈长庚的抗战岁月 陈康衡 / 107

母亲叙说的往事 刘宏海 / 125

一位不拿枪的抗战女兵 赵定华 / 147

百年往事如烟云 胡品选 / 163

父亲的秘密 彭志翔 / 171

家书中的百年史 萧功秦 / 191

川江上第一代一等船长 莫西 / 265

陌路父亲的双重痛 马迅奋 / 277

沉重的轻烟 张先云 / 287

父亲在 1958 年 吴光文 / 307

远去的大宅院 钟月 / 321

老屋旧事 张亚泽 / 331

我的父亲

老鬼

作家，本名马波，1947年出生。著有《血色黄昏》《血与铁》《母亲杨沫》等。

很羡慕那些有慈父的家庭。

这一生中，我写过很多纪念文章，为草原上的知青，为反“四人帮”而被判长期徒刑的同事，为陷入囹圄的北大同学，为帮助过我的中国留学生，为晚年返璞归真的母亲，甚至都给自己的继父李蕴昌写过纪念文章，却没心思给父亲写。因为，我对他有很多不愉快的回忆。父亲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，也是《青春之歌》中江华的原型。但在我眼里，真实的他远不像电影里的江华那么“高大全”，那么和蔼可亲。现在父亲去世30周年了，应“家族往事”征文之约，为他写篇文章。

一 对孩子冷酷

1951年，我离开了河北深泽县农村，离开疼我的姑姑、奶奶，来到陌生的北京。四岁的我本能地与父母有隔阂。见了父亲“爸爸”叫不出口，可能为此让父亲不高兴。他下班后不理我，从没抱过我，没单独带我去公园玩，也没跟我单独照过一张相，长大了更是没有。

我生病了什么表示没有，两次动手术，都是阿姨和哥哥陪我去医院的。所以感觉父亲对自己没啥感情。记得有一次，从骑河楼胡同出来上了北河沿大街，他在前面走，我跟在后面，他越走越快，我跟不上，眼见着他的身影变遥远模糊，我急哭了，他头也不回。忘记后来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。我跟父亲上街，就别指望他给买一块糖，一根冰棍，一件玩具。只记得过年时，他给过我一些火柴般细的红色小炮儿。

我从托儿所到小学，到初中、高中长年住校，每星期回家一次。到家后，他从不到我的房间看看我，我偶尔去他的房间，他也冷冷淡淡。

他出去看望朋友时，从不带我，好像嫌我给他丢人。跟老战友说起我时，总是数落，陈述我的种种毛病。他有个习惯，喜欢在老朋友面前述说自己孩子的种种错误。不只是对我，对哥哥姐姐也都这样。他好像以向外人批判自己孩子的缺点毛病为荣，特爱表现他不娇惯孩子，对子女严格要求。

在不娇惯孩子的旗号下，他经常狠狠打我。在农村老家，大家都呵护我，没挨过打。可在父亲身边却屡屡挨打。母亲1951年5月3日的日记里也记载，说我非常顽皮粗野，姑姑秀端把我惯得很不像话，于是她和父亲狠狠打过我两回。父亲抽耳光是抡圆了胳膊抽，打屁股的手也很重。他是个30年的党员，老干部，大学校长，在外

面和颜悦色、平易近人，对自己的孩子却说打就打，眼睛瞪得溜圆，样子狰狞可怕。

我小学四年级 11 岁时，一次家里有票去看表演，本来说好让我也去，后来又不让我去了。父母走出门后，我在保姆面前哭了。父亲可能忘了什么东西，返回家来拿。看见我哭，上来就抽我一耳光。还有一年春节，二叔带着女儿来北京过年。吃饭时，可能是我迫不及待，抢先动了筷子，父亲发怒，当着大家面，抬手抽了我一嘴巴。大年初一挨打，我哭了半天。五十多年后的 2014 年，见到二叔的女儿妙然，她还记得这次抽我，认为父亲对孩子太粗暴，大过年的还打人。

所以，我对父亲亲热不起来。他对我没感情，我对他也没感情。管父亲叫“爸爸”非常勉强，尽量不叫他。平常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，害怕至极。一到寒暑假，父母嫌我在家淘气，都要送我回河北农村老家。在奶奶、姑姑那里才能尽情享受亲情的温馨。所以每次从老家回到北京都大哭一场。舍不得老家土里土气的亲人，他们真诚关心我，待见我。回老家吃的、住的、卫生条件都不如父母家好，但老家人是用全部心意对待我，把我当回事，我能够说了算。不像在北京家中，跟寄人篱下一样，被忽视，被冷遇，被遗忘。

困难时期，回家吃饭也要交粮票，还吃不饱，偶尔母亲会偷偷给我点吃的，父亲从来没有。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。学校开家长会，他从来不去，总让在供销总社看大门的姑父代表他参加。记忆中，

父亲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初一时，他曾送给我两根深绿色的绘图铅笔。平时他没给过我什么东西，送我这两根绘图铅笔让我感激得眼泪差点流出来。受宠若惊，立刻就把自己买的一本新的《中国分省地图册》交给母亲，托母亲转给他（那时候，我特别害怕他，他不叫我，都不敢进他的房间）。但一顿骂，一顿打，又把我对他少有的那点感激之情全部化为痛恨。

父亲不只打我，还打姐姐小胖。小胖在父母身边带大，最被溺爱，也最敢跟父亲顶嘴（我小时候可一点儿也不敢）。小胖都上大学了，父亲一生气还抽她耳光，不许小胖在家吃饭，让保姆把家里的食物都放在柜里锁上。小胖为此给妈妈写信控诉，痛斥父亲的“怒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恶，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的狠毒”。

我二叔（爸爸的大弟弟）在农村务农，他只有一个儿子景波，十分疼爱，从没打过他一下。那年二叔带七八岁的景波来北京家中看望。一次父亲见景波跟二叔顶嘴，看着看着就猛抽了他一耳光。把那孩子打蒙了，呆若木鸡。二叔心疼得敢怒而不敢言。打自己小孩的很多，可连几年没见面的弟弟的独苗儿子也说打就打，下手那么重，恐怕就少见了。人家是客人，是大老远来看望父亲的。几十年后，景波跟我讲述了此事，说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尤其是我为申请人团割破手指被打，令我对父亲恨之入骨。1963年，我初三毕业前，很想入团。就写了个申请书，在交给班团



1964年年底全家合影。自此之后，再没跟父亲合过影

支书时，用小刀割破左手中指，将血洒在申请书上。之后，也没去卫生室包扎，就把手放在左裤口袋里。血把左裤腿都浸透了。不料回到家后，父母得知我是为申请入团，割破了手指，却大发雷霆。父亲说，只有旧社会江湖上的那些人才爱动刀子写血书。越骂越生气，开始唧唧抽我耳光，并用大皮鞋踢我。我万万没想到为申请入团表决心竟会这么挨打（当年根据地有人为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，曾把一个小手指头剃下来交给他，他还表扬过这人）。我也没干坏事，凭什么对我拳打脚踢？很多革命烈士都在狱中写过血书。当时我 16

岁，挨打时一声不吭，首次愤怒地瞪着他。打完后，我回到自己的南屋当即把父母的合影照片撕成碎片。自己流了那么多血，左裤腿全湿透了，还被这么凶狠地暴打！实在忍无可忍，我决定给周总理写信，因为父亲的委任状上有周总理的署名。我悲愤填膺，流着泪控诉了父亲的野蛮行径，说他在家里实行法西斯专政，是个暴君，根本不配当大学校长！

父亲没料到我会给周总理写信告他。从那以后，再没打过我，但跟我在感情上越发疏远。1965年，父亲去山西长治地区“四清”，单位发他一个军棉袄。1966年他回北京后，母亲开始说要把军棉袄给我，我听后非常高兴。那时候，中学生们梦寐以求的就是穿件军装。可最后，父亲却没给我，送给别人了。理由是给我穿，会助长我的特殊化思想，容易有高人一等的意识。他明知我喜欢军装，就是不给我——难道别人穿军装就不特殊化了吗？我白高兴一场，自然对他产生怨恨。

家里孩子的私人物品，父亲随意翻动，甚至偷走（如我买的抗战歌曲集）。他反对哥哥练武术，说不文明。当时住在国务院宿舍，我亲眼目睹他把哥哥练武的沙袋、飞镖、三节棍等扔到窗外楼下的荒草中。我也攒了一些摔跤打拳的书，非常珍惜，下乡时没来得及拿，后来都被他当废品卖掉。

“文革”中他受批判，处境开始不好，我无动于衷，甚至还有点



父亲留影。1967 年左右

儿幸灾乐祸。认为他官气十足，在家里称王称霸，该炮轰炮轰他了。后来北京红卫兵中有一小股去越南打仗的风气。我也动了心，并在 1967 年 4 月毫不依恋地打砸抢了自己的家，企图一去不复返地上前线抗美援朝，宁肯死在战场，也不再回这个家。因为感觉不到一点点家庭的温暖，也是我多年来对父亲不满的总爆发。当时真的想“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”了。甚至后来还派同学去北师大贴他的大字报，揭露他把邓拓的题词挂在房上，在家里烧毁了很多材料，毁灭“罪证”等。这在全北京恐怕不多见。